

《怎樣讀新詩》自述

新詩的老招牌蒙塵，擦亮之

1918年1月號的《新青年》發表了胡適、沈尹默、劉半農的詩共九首，都是用白話寫的，這是中國新文學的第一批新詩。1918年至今108年，新詩經過108年的演化，絕對不只108位「好漢」的努力，已成為文學史敘論的重要對象，諸多名家名作已列入各級學校的語文課程，研究新詩的種種論著已擺滿圖書館的書架，新詩的作者遍布神州內外；然而，新詩這百年老店的出品，並非人見人愛、人買我買；招牌的金漆本來就不夠閃亮，現在更見蒙塵了。

這本《怎樣讀新詩》首先概述新詩發展的歷史，列舉和評論相關的種種問題；跟著說明應該怎樣讀新詩、怎樣評價新詩；再舉出各種不同題材的作品，加以具體的分析、品賞。

●文：黃維樑

事實是至今仍然有人排斥新詩，有人不喜歡新詩，或不讀新詩，或不知道怎樣讀新詩，或不知道怎樣評價新詩，或認為新詩晦澀難懂，或討厭新詩愛寫下半身，或認為所謂「自由詩」，是只有「自由」而沒有「詩」，或認為新詩根本不是詩。文學藝術的評價，向來爭議大，古人早就指出「喧議競起，準的無依」（各種喧嘩爭議競相發生，沒有可依靠的標準）、「信偽迷真」（相信虛假、迷失真相）的現象；這種紛擾於今尤烈，對新詩的爭議於今尤多。

這本《怎樣讀新詩》直面這些爭議，直面新詩的困境，進而提出解困之道。

兩種新詩：「體制內」和「體制外」

怎樣讀新詩，可以有兩種態度。第一種是把新詩當作詩來讀。詩有情感有思想，詩的形象性強，詩講究比喻、象徵、聲韻等修辭，詩講究字字珠璣、結構嚴謹的章法，詩追求創新。對待中國新詩的態度，和對待中國古典詩詞的態度一樣，和對待外國古今詩歌的態度一樣，即新詩應具備上述的詩的特質。新詩和中國古典詩詞的不同，在於新詩的語言以語體文（白話文）為主；在於新詩可以有自己的格律，也可以沒有格律，或令讀者覺得沒有格律——格律包括平仄、押韻、句子長短的規定、句子數目多寡的規定。認為新詩是詩的態度，如要巧立名目，就是把新詩視為在詩的「體制內」的態度。

第二種態度是把新詩當作精煉的散文來讀。保守的、維護傳統的讀者，認為詩之為詩，必須具備上述所說的詩的特質，否則百年來我們所說的新詩就不是詩。文明社會尊重多元化，包容文學藝術的各種風格和品味。有人認為新詩不是詩，無妨啊，就理直氣壯地說：「把它當作散文——精煉的散文——來讀、來欣賞好了！」中國是詩之國，也是散文之國。古代的蘇軾詩文雙絕，而且好「以文為詩」，把詩寫成散文的語調；現代的余光中同樣詩文雙璧，有些詩如《唐馬》如《歡呼哈雷》，我們把它們當作散文來讀，會別有一番佳勝。這種把新詩當作散文來讀的態度，如要巧立名目，就是把新詩視為在詩的「體制外」的態度。

用「六何法」析詩，用「六觀法」評詩

本書着重新詩的實際賞評，用五章來論述各類作品：「情愛秩序」的詩、「家國情懷」的詩、「環保意識」的詩、「戲劇化獨白」的詩；「詩不良品」，包括徐志摩、卞之琳、戴克家（《運河》）、余光中、流沙河（《中秋》）、痲弦（《上校》）、鄭愁予（《雨說：為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兒童而歌》）、黃國彬（《沙田之春》）、北島（《回答》）等數十位中華各地作者之詩，還附加英國兩位詩人白朗寧（Robert Browning）和康復黛（Frances Cornford）的篇什。

鄭愁予的《雨說》要特別說一下。此詩1980年4月28日發表在台北的《聯合報》，我在香港收到此報的航空版，一讀，歡喜讚嘆，馬上寫了一篇《春雨交響樂》賞析之，寄給《聯合報》發表。這樣的即讀即評，有點像新聞界對剛發生的時事的「即時分析」（instant analysis）。拙文最後這樣說：「這首詩明朗而耐讀，口語化的文字精煉又流麗，應該編入教科書，讓所有的中國兒童

閱讀和歌唱。」後來，我發現香港和內地的語文教科書，都選了這首《雨說》。

本書所選讀的雋美情詩共九首，感人動人迷人不用說，我還安排了一個情愛的秩序：它們描述的，從單相思到等待，到相遇，到談情，到密會，到性愛，到婚姻生活，到老年夫妻的憂傷，可說是人生愛情的簡史。在賞析的時候，每一首詩我都給了一個題目，如「單相思的鏡花水月——卞之琳《無題四》」；「最好是忘記互放的光亮——徐志摩《偶然》」；「溫柔就是一切——康復黛《吉他手調弦》」；「歡愛時不忘人類的苦難——余光中《如果遠方有戰爭》」。

《如果遠方有戰爭》：驚艷與「纏綿」

余氏此詩如下：「如果遠方有戰爭，我應該掩耳/或是該坐起來，慚愧地傾聽？/應該掩鼻，或應該深呼吸/難聞的焦味？我的耳朵應該/聽你喘息着愛情或是聽榴彈/宣揚真理？格言，勳章，補給/能不能餵飽無饜的死亡？/如果有戰爭煎一個民族，在遠方/有戰車狠狠地犁過春泥/有嬰孩在號啕，向母親的屍體/號啕一個盲啞的明天/如果有尼姑在火葬自己/寡慾的脂肪炙響絕望/燒曲的四肢抱住涅槃/為了一種無效的手勢。如果/我們在床上，他們在戰場/在鐵絲網上播種着和平/我應該惶恐，或是該慶幸/慶幸是做愛，不是肉搏/是你的裸體在懷裏，不是敵人/如果遠方有戰爭，而我們在遠方/你是慈悲的天使，白羽無疵/你俯身在病床，看我在床上/缺手，缺腳，缺眼，缺乏性別/在一所血腥的戰地醫院/如果遠方有戰爭啊這樣的戰爭/情人，如果我們在遠方」（寫於1967年2月11日）

余光中寫此詩的時候，越戰之火猛烈；此後六十年來世界戰禍不斷，近年更見殘兇。我一次又一次重讀此詩，仍然動容；詩人、知識分子過着安適生活，而「無力正乾坤」，只有感到不安甚至慚愧。此詩感染力強大，與其詩歌藝術精湛（形象性強、精選細節、對比鮮明、層次豐富、意蘊沉鬱）密切相關。書中我對此詩有細細的析評。

關於此詩，有兩個小故事。一次我看到網絡有人曰：「《鄉愁》一詩不過爾爾，偶然讀到《如果遠方有戰爭》，真是驚艷，對余光中詩歌的成就，馬上改觀。」這是一個。另一個則是《怎樣讀新詩》的編輯出版過程中，原詩有「做愛」二字，我的解說引用此二字，編者（編者也是一種讀者）認為此書的讀者中會有中學生，因此用字應該謹慎：原詩中此二字用兩個四方格表示，而我引文的此二字則改為「纏綿」。

情愛長久，招牌擦亮

「情愛秩序」章所選共九篇，象徵人間情愛的長長久久書寫不盡不竭。這些篇章對情愛的描述，瑰麗多姿；我分析評賞本書的所有新詩，筆墨也多色多姿，不偏於一格。有類似論文的精神的，也有類似詩話的簡約的，都要求自己寫得靈活生動不枯燥。我重視實際析評，同時不忘理論。我用「六何法」和「六觀法」，前者靈感來自現代新聞報道的寫法，側重「析」；後者淵源於古代《文心雕龍》的法則，側重「評」。六六大順，希望借此順利回答《怎樣讀新詩》這個問題。

原版《怎樣讀新詩》1982年在香港出版，經過香港、台北、內地多次重印和重排出版，現在這本由嶺南美術出版社印行的新書，保留原名，內容卻是經過翻天覆地的修訂。希望本書可以擦掉百年老店的灰塵，擦亮它的招牌。

●文：胡星遠

書評

讓魯迅自己開口

《魯迅自述》如何重構一個人的精神檔案

長久以來，我們認識魯迅，多半是透過他人的眼睛。傳記作家為他立傳，研究者為他作註，回憶者為他補白。這些書寫當然珍貴，但它們終究是「別人眼中的魯迅」。上海文化出版社在魯迅逝世九十周年之際推出的《魯迅自述》（陳漱渝、丁亦舟編），做了一件不太一樣的事：它不請別人來說魯迅，而是讓魯迅自己開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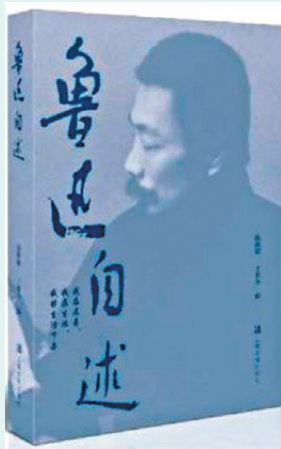
這部約十三萬五千字的讀本，方法說來簡單，卻極考驗編者的功力。編者從魯迅的小說、散文、雜文、書信、日記、演講與序跋中，精選出自述性的片段，再按時間與主題重新綴合，拼出一部「自述體」傳記。全書以生平為經、作品為緯，沿着時間線從童年一路鋪展到逝世，卻又在線性之中嵌入「論創作」「師友追憶」等主題單元，讓編年體不至於平鋪直敘，也讓主題體不至於時空錯亂。這種「雙螺旋」的結構，說到底只有一個目的：讓讀者看見的，不是被別人總結過的魯迅，而是那個在具體年份裏，經歷了具體事情、寫下具體文字的魯迅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本書並不只是把魯迅的文字排列在一起。它的雙層文本設計，讓主文本（魯迅自述）與副文本（年譜、註釋、附錄評論）互相支撐。丁亦舟撰寫的年譜詳實精煉，為全書提供了客觀的時間坐標；書中每一處引

文皆註明出處、還原語境，既讓一般讀者能沉浸其中，也讓研究者有跡可循。這種編法，像是在魯迅的文字之間搭起一座座小橋，讓讀者自己走過去，而不是被編者拉着手走。

而全書最見用心的地方，或許是那九段為青少年讀者而寫的導讀。這些文字不說教，而是把魯迅生命中的轉折，轉譯成成長中的精神課題。編者在導讀中寫道：沉默不是空白，是積蓄；不是無言，是還未到開口的時候。對於今日正在等待自己「驚蟄」的少年而言，這種表述讓百年前的沉默有了當下的回響。當年輕人在成長中第一次撞見人性的複雜，魯迅那句「我恐怖了，而且這種恐怖，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」，便不再只是歷史的回聲，而是一面能照見自己內心掙扎的鏡子。這也是這本書最深的用心：它想讓魯迅從紀念碑上走下來，重新成為一個「人」。

這本書的編纂理念，其來有自。它深受魯迅研究界泰斗、原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陳漱渝先生的影響。陳先生是兩屆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，畢生以魯迅研究為志業，主張考據與體悟並重、史料與文心互證。作為交誼超過四十年的合作者，編者們正是站在這一深厚的學理根基之上，嘗試以更貼近青年讀者的方式，重新呈現魯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書的成功也離不開責任編輯黃慧鳴的精



《魯迅自述》
編者：陳漱渝、丁亦舟
出版社：上海文化出版社

心編排與嚴格把關。可以說，這本書是兩代魯迅研究者共同的心血。

說到底，《魯迅自述》所回應的，是一個跨越時代的命題：我們該如何與一個已成為「符號」的人重新相遇？

魯迅與香港素有深厚淵源。1927年，他曾兩度赴港演講，在《無聲的中國》中殷切呼喚青年發出「真的聲音」。近百年後的今天，當香港的年輕讀者翻開這本書，聽見魯迅跨越百年的自述，或許能從中尋得屬於自己的那份清醒、堅韌與「驚蟄」的力量。這或許也正是編者選擇在此刻、此地呈現這部作品的初心——讓魯迅的聲音，繼續在香江兩岸激盪回響。

俠影柔情

繪畫：董培新
文字：黃夏柏
出版：萬里機構



上世紀六十年代起，董培新以各類書刊封面、插畫及電影美術指導享譽文化圈。其主創基地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，出版大量刊物和小說單行本，題材橫跨偵探冒險、言情文藝、恐怖鬼故及武俠傳記等，封面畫作多出自董氏手筆。他這批作品不僅是插畫，更是時代的見證。其閃亮而個性化的圖像，平面中見立體，靜態中顯動感，在色彩匱乏的年代為讀者增色添趣，潛移默化地重塑港人的審美視角，翻開潮流文化新篇章。本書聚焦董氏為環球繪製的單行本封面，精選逾二百幅原畫作品，其風格多元、筆觸萬變，糅合中西畫藝，雅趣共賞，匠心獨運。

拍子之間：呂紹嘉的音樂行旅

作者：呂紹嘉
出版：時報



從三大國際指揮大賽首獎、歐洲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，到返鄉深耕傳承，呂紹嘉用四十年歲月譜寫了動人的傳奇。跨出心理系學生的邊界，走入歐陸古典音樂的核心，在排練場，在日常生活裏，在經常跨洲旅行的飛機上，呂紹嘉提筆傾訴他從不循着典型軌道前進的生命，寫下音樂與人生交織的深刻思索。他深諳西方古典音樂的技術與精神，又保有東方人文的清明內斂，《拍子之間》所映照的是一位指揮大師對時代、文化與生命的深情凝望。

我是如此幸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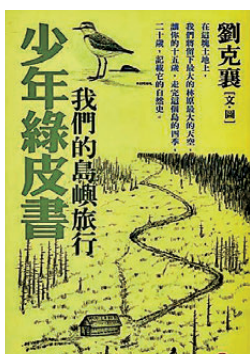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克里斯欽·華森
譯者：陳孟君
出版：圓神



作者以冰冷的骷髏人「史骨力先生」重新定義死亡。這個看似冷酷的小人物有着與你我一樣平凡的玻璃心，在內耗中追尋自我，在徬徨中釐清方向。冷酷卻溫暖的反差，吸引了不分國界、將近六百萬人的追蹤與認同。本書透過「我是如此幸運」串起所有對人生的探問。那些曾經遭遇的挫折、苦痛掙扎、奇跡、挑戰……全都是讓人生豐富精彩的賜予。「我是如此幸運，才能遇見這一切；我是如此幸運，那些不屬於我的終究未能如願。不論失去或獲得都是生命體悟，讓人找回最真實的自己。」「史骨力先生」讓死亡不再可怕，不再需要美化或追悼，而是接納與擁抱。骷髏不再是死亡的象徵，而是一種更溫柔版本的我們——那個我們所有人終將成為的樣子。

少年綠皮書

作者：劉克襄
出版：玉山社



十五歲，是人生活得最辛苦最茫然的時候，在師長的期許和安排下，進行最後的衝刺，咀嚼成長的況味。十五歲也是一個人最後的童年時光，默默或轟轟烈烈地接受一個時代的結束，尋找種種新的可能。作者劉克襄以溫厚如詩的文字，呈現最後的童年可以擁有的美麗記憶。本書分成兩輯：第一輯〈我的自然啟蒙〉，作者書寫自己在青少年時期，不同階段接觸自然、野外冒險和汲取知識的生活經驗。第二輯〈你們的山巒之歌〉，敘述這四五年来和孩子及幾位青少年，一起摸索自然、登山旅行，及面對私我感情的成長故事。

僧侶與機器人

作者：貝琪·錢伯斯
譯者：林雅儀
出版：奇幻基地



美國科幻新生代作家貝琪·錢伯斯，在AI時代叩問生命的意義，呈現溫柔而深刻的未來寓言。幾百年前，機器人長出了自我意識，它們集體罷工，走入荒野；為了不干涉機器人的生活，人類不再涉足自然，憑藉永續科技，定居城市與鄉村。數百年後，城市不再有蟋蟀鳴唱，僧侶戴克思卻突然嚮往起野外的鈴蟲之歌。機器人苔帽則在人類絕跡的荒野自由晃蕩，它充滿好奇心，最大的願望是走進人類的居所，探尋人們的需求。就這樣在各自的追尋中，二者相遇了……這是一本寫給疲憊現代人的未來寓言，有如高科技版的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。